



1949 — 1979

山东三十年短篇小说选



1949 — 1979

山东三十年短篇小说选

(下)

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红 嫂

知 侠

彭林排长是在一次掩护部队强渡沂河的激烈战斗中负重伤的。

当我军在孟良崮歼灭蒋匪王牌军七十四师之后，附近蒋匪的十几个师，拚命向这里扑来。这时我军歼敌任务已经完成，即迅速撤离这个地区。彭林排长所在的部队奉命向东插去，准备到沂河东休整。几个师的敌人向他们尾追过来，部队连夜赶到沂河边，由于河水暴涨，没有渡河船只，部队一时不能过河。

这时部队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和激烈的战斗，战士已很疲劳。后边敌人渐渐迫近，如不在天亮前渡过河去，背水作战，是很不利的。因此指挥员下定决心，用部队掩护，依靠群众，强渡沂河。

这一带沿河村庄的基本群众，听说自己的部队过来了，都回到村子里，他们眼看着部队过不了河，就把自己家的木头、木板、秫秸，都拿出来绑筏子，有的把自己的门板、水缸都搬出来了。更有的大娘和大嫂把自己心爱的木箱、木盆都贡献出

来，供自己的部队过河。

在群众的帮助下，部队源源不断地过河了。由于过河工具都比较小而简单，部队过得很慢，天已大亮了，还仅仅过了一半。

敌人靠近了，掩护部队阻击敌人的枪炮声响了。在弹雨纷飞中，部队还在继续强行过河。

彭林排长这个连，布置在河西不远处一个小山上，阻止敌人前进，掩护身后的一个团过河。从天亮开始打响，一直打到东南响，打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，坚守住小山，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。

敌人集中所有的炮火，向小山轰击，整个山头都被烟雾笼罩住。炮弹炸得石头成为粉末，却炸不毁彭林和守山战士的决心。敌人又组织更大的兵力，象波涛似的向小山冲锋。在彭林的指挥下，机枪、步枪扫向敌人，敌人丢下了成堆的尸体，就又退回去了。在十五分钟内，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，把七八十个敌人消灭在山坡上。战斗中他的左臂负伤了。

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后，彭林才感到自己伤势的严重，他倒在血泊里再也起不来了。他的脸正对着沂水的方向，模糊的望着阳光闪耀的沂河，眼看着连队已经到了对岸，他脸上浮起了笑容。当耳边听到敌人嗥叫着奔上山头，而唯一剩下的战士，在和敌人搏斗中，也倒了下去，接着他就昏迷过去，以后的事，就不知道了。

敌人花了一个多连的伤亡代价，最后攻占了小山。当他们横过小山，向沂河边追扑过去的时候，我军已完全渡过了沂河。

午后，下了一阵小雨，山头上的敌人撤下来了。

经过上午一场激战，现在的小山头显得很恬静。

彭林躺在两块大石头中间，他的血把身下的青草都染红了。经一阵微雨的浸润，彭林的身体蠕动了一下，苏醒过来了。

彭林一恢复知觉，他马上想到自己的战士，他看看四下没有敌人，就向阵地上爬去。班里所有的战士都牺牲了。彭林看到战士们的尸体，他的心象被什么揪着似的发疼，可是却没有流泪，因为他知道这些战士牺牲得多么壮烈。

他想爬向沂河边，涉过水去追自己的部队，可是他身上负着重伤，是过不去河的。那么，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呢？由于刚才的爬行，他身上一丝力气都没有了。他口渴得厉害，望望小山南边有一个村庄，他想那里可能有敌人，也可能遇到个老百姓，他们会给自己弄点热水喝喝。他现在多么想喝口水啊！喉头，嘴里，干得象火烤过似的，那怕是一滴水，对他来说也是太宝贵了。

他爬得是那么慢，爬一会歇一歇，汗珠不住的从额上流下。夕阳已经下山了，他爬近村边，听到村里有敌人在吼叫，村边也有敌人在活动。他蹲在草丛里，看准村后不远处有个小树林，树林旁边，有一大垛秫秸。彭林就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向它爬去……

天黑以后，月亮从东方升起，这时彭林这个连的连长派了几个精干的战士泅过沂河，来到小山上找彭林和这个班的战士，派来的战士在山头上找到战士们的尸体，含着泪水把他们掩埋。可是他们找遍了小山，却找不到彭排长的尸体。看看天色不早，战士们就又泅过河去。

原来，当战士们四下寻找彭林的时候，他已昏倒在秫秸堆里很久了。

朝阳在小树林的枝叶上染着金黄的色彩，地上披着露水的青草叶上的阳光闪得更加灿烂。

这时候，红嫂正拿着小铁铲和一只提篮，在小树林边上的田野里挖野菜。她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年纪，可是她的头上却蒙了一块黑色的破头巾。她身上那件有不少补钉的深灰色上衣，又脏又破，一直拖到膝盖。她的脸上已失去了青春的红润，被一层油黑的灰渍遮盖住了。从她的服饰和脸色上看，很少人会认为她是个青年妇女。昨天上午解放军从这里渡沂河，一个战士从远处向她问路，竟喊了她声“大娘”。

红嫂是不是没有衣服穿呢？再困难她也还有几件替换的干净衣服，她也并不是一向这么脏。平日她也是挺爱清洁的。只是这个时候不对啊！听！庄里鸡飞猪叫，还乡团和蒋匪军，又在捉老百姓的家畜，打算做早饭了。在这些野兽群里，正经的女人谁还有心情打扮自己呢！

现在红嫂一听到庄里的猪鸡的叫唤，就紧紧的皱起了眉头。她丈夫吴二是个中农，家里的粮食本来够吃的，可是叫蒋匪军和还乡团都抢光了，逼得她不得不出来挖野菜糊口。红嫂的娘家在河东王家庄，那里是革命老根据地，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，红嫂的少女生活，是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度过的。她参加过减租减息，反奸诉苦的群众运动，斗争过地主，受了一辈子苦的父亲翻身了。随着经济的翻身，文化也翻身了，妇女也得到解放。她参加了识字班，又是秧歌队中最活跃、最惹人注目的一个。她们常常慰劳自己的部队，部队的同志也常住在她家，那都是些多么好的战士啊！战士们都很喜欢她，这些年轻战士不仅待人亲热，而且还常给她讲革命的道理，她的思想愈提

高，就愈热爱着这些解放军的战士了。因此，每当部队离开的时候，她就送出好远，常常难过的落下了眼泪。

当时她是庄里的一个出色的姑娘，一些青年小伙子都在偷偷地爱着她，可是她却嫁了河西的吴二。因为他们是由父母作主自小定的亲。这段婚姻也是经过一番曲折的。当这个姑娘听说对方是个中农，两个人又没见过面，就坚决不同意，要退婚。后来吴二常来走动，并表示进步，红嫂的父母看到吴二这个青年也还老实，虽然是个中农，但不是个斗争对象，因此还是把女儿嫁给吴二了。

从红嫂一到这庄里起，她就要参加庄里的群众斗争，可是叫公公婆婆拦阻了。每逢庄上开什么会，公婆就想尽办法，故意用家务事把她拖在家里，不让出门。而丈夫呢，看到红嫂为了不能参加会而生气时，就显得非常温顺，来向红嫂讨好。每逢这个时候，红嫂总用革命的道理向吴二发脾气，斥责他落后。有时她气极了，就跑回娘家去住，想下决心最后和吴二分离，可是没几天，吴二就又低声下气的把她接回去了。

就这样，红嫂和吴二生活了五六年，现在已生了一男一女，男的四五岁了，而怀里的女儿才有五六个月。

蒋匪军向解放区进攻，敌人要来了。这一带村庄的村干部，带领着民兵到山里和敌人打游击去了。村里的基本群众和干部家属，也都撤退到山里。当时吴二背着儿子，红嫂怀抱着刚生下来的婴儿，也随着逃难的人群走了。可是由于孩子的累赘，又没有东西吃，更主要的是吴二对敌人还存有幻想，因此转了几天，吴二就硬逼着红嫂和孩子回到村子里来了。

红嫂一回到庄里，庄子已被还乡团糟蹋得不象样子了。这些野兽们到处抢掠，她家的粮食都被抢光了；地主还乡团提着

枪整天在抓村干部和基本群众，有些人没走脱，被他们逮住，非刑拷打以后，有的拉到广场上杀了；有的偷偷填到井里，地主还乡团把村庄闹得暗无天日。

从昨天清晨起，北边小山上就响起了掩护部队渡河的枪声，战斗多激烈啊！红嫂望着烟雾弥漫的小山头，心在砰砰跳个不停，她在为自己的部队渡河担心，她在为坚守山头的战士的安全担心。今天家里已没有吃的了，她不得不一早起来到野外挖野菜。天已东南晌了，野菜已挖满提篮，她该回去做午饭了。同时感到胸前的乳房有点胀得慌，也该给婴儿喂奶了。红嫂挎着提篮，往庄里走去，她来到小树林边，忽然看到秫秸堆附近有几堆肥嫩的野菜，她就走进小树林去，当她一走到秫秸堆后边，突然啊呀的惊叫了一声，手中的提篮落到地上了。

原来，红嫂发现了一个负伤的战士，静静的躺在秫秸堆里。

开始，红嫂怔了一下，当她认出这是自己部队的革命战士时，便感到一阵惊喜。她机警的向四下看看，见附近没有敌人，她就低低的弯下腰去，以耳语般的声音温和的叫着：

“同志！……同志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她有多少日子没有象这样亲切的和自己人打招呼了，当她喊了几声同志，没有听到一点回声时，红嫂突然惊慌起来，难道他已经死去了么？一想到这里，她的心砰砰的跳起来，眼睛里也涌出了泪水。她伏下身去，用手摸摸伤员的嘴和胸，这两个地方还微微有点热气，不过，那热气太微弱啦！而这微弱的热气也正在渐渐的消失。伤员的嘴唇，象烤焦了的树皮，他多么需要一点热汤水的滋润啊！可是往哪弄汤水呢？回到家去烧

吧？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了，用什么做？同时，红嫂感到伤员的热气马上就要消失，回去也来不及啊！也许她把做好的热汤端来时，战士已经不在人间了。

红嫂在伤员的身边发急，急得她象坐在针毡上那样痛苦，怎么来挽救身边的战士？就是现在有人从她身上挖一块肉给战士吃了，能把战士救活，她也会甘心乐意的。

这时，着急的红嫂的手突然碰到自己隆起的胸部，婴儿半天没有吃奶了，她感到乳房胀得发痛，一意识到这一点，红嫂为抢救伤员而布满焦急和愁闷的脸上，豁然开朗。可是随着意识到的那件事，她的脸刷的红了，象块红布似的一直红到耳根，她的脸上象有把火在呼呼的燃烧。她感到自己的耳朵有点烫人。

是啊，她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少妇啊！而躺在她脸前的又是个男的青年战士……一想到将要到来的情景，红嫂的心里象无数头小鹿在乱撞。

可是眼前的事实又是多么急人啊！现在最重要、最严肃的问题，不是其他，而是救命。是一刻也不容迟缓的挽救一个革命同志的生命。

红嫂的脸孔红一阵又白一阵，最后她下定了决心，毫不迟疑的靠近了彭林，把彭林的头轻轻的搬起，把它放在自己的腿上，她迅速的解开了衣襟，把上身向彭林的头部伏下去……

阳光从林秸堆的隙缝里透射进来，它照着红嫂的脸，她的面孔上的红云褪去了，现在显得那么庄严、神圣和崇高。

.....

彭林排长现在是整个处在昏迷状态，而且已经昏迷很久了。他身上的血几乎流尽了，象渗完水的干涸的泥塘，他所有的神

经已经停止了活动，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感觉不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股甜美的液体，顺着他的干涩的喉管流下，流入早已空空的胃里，然后液体化成养分注到他的身上。他象一叶已经干枯得卷曲了的树叶，营养的支流循着它的网状的脉络，输送到它的全身，树叶又渐渐的舒展开来。他嘴里和胸部的热气不再消失了，不仅稳固下来，而且逐渐的向四下扩展。随着液体的流动，这种热力也慢慢的向四肢散发，原来将要僵硬的肢体，稍微有些松软了。彭林的额头的青筋在轻轻的跳动。虽然这样，可是整个的说来，他还是处于沉睡似的昏迷状态。

又是一股甜美的液体注入彭林的体内，卷曲的树叶又舒展开了。

当第三次的液体流下他的喉管不久，彭林的身子突的抖动了一下，生命已回到了彭林的身上，他苏醒过来了。彭林的眼睛睁开了，他看见眼前的情景，为之一愣，他迷惑了一瞬，当他向上望着俯首盯着自己的红嫂的微红、庄重和充满仁爱的面孔时，他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事。这是可能的么？但是出现在眼前的就是事实，人民是怎样的对待自己，她是用什么样的感情，什么样的行动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啊！这种难以比拟的爱，激动了他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正直的心，他的感激之情象飓风下的海洋那样沸腾。这时红嫂正想把他的头往近处移动，彭林用力的向外挪开了，他激动得浑身抖动，他低低的叫了声“大嫂……”就再也说不下去了。泪水哗哗的流下来。

红嫂一看到伤员睁开眼睛了，能说话了，那沉闷的脸上，象透过了云层的阳光，一下子亮了，好象费尽全身心的力气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，她欣喜得眼睛里也冒出了泪水，深深的舒了口气说：

“啊呀！同志，你总算活过来了！可把人急坏了！”

伤员活了！现在是一个年青的革命战士在自己眼前，她下意识的马上扣住前胸衣襟的钮扣，一想到刚才的事，一朵红云又出现在她的脸上。

红嫂把彭林移到身边的碎草上，彭林的头枕在一个枕头上，身上盖了一条薄被，这些东西都是她在彭林昏迷中为他安置的。不仅这样，她还替彭林洗过伤口并包扎好了。

这时躺在碎草上的彭林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，一想到刚才的事，他就又激动起来。他眼睛里又涌出新的泪水，他望着红嫂大声的叫着：

“大嫂，你救了我啊！”

说着他就把头伏在枕头上哭泣起来，这时红嫂对彭林低声而温和的说：

“小声点！这里还有敌人啊！”接着她又说下去：“同志！不要这样说，你为革命流血牺牲，我帮助点又算什么呢！”

二

三天过去了。在红嫂的救护下彭林的伤势渐渐好转。

红嫂每天悄悄的来到小树林里的秫秸堆里，给彭林送饭，家里没有米面，她就向逃回村的人家去借一点，做给彭林吃。而这一切，又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秘密的干的。她不仅要照顾伤员吃喝，为他洗伤口，敷些简单的草药，更重要的是她还为着彭林的安全担心，因为这里住满了吃人的豺狼啊！一次她看见几个敌人走过了小树林，她急得一颗心好象要从嘴里跳出来了。

还有繁重的家务事呢！她还得照顾两个孩子和丈夫。地主还乡团又经常来要粮、催款、找麻烦，这些事是应该由她的丈夫吴二来应付的。可吴二常常被敌人强拉去修工事，因此一切里里外外的家事，就都压到红嫂身上了，仅仅几天工夫，红嫂就渐渐消瘦下来。

从发现彭林排长那一天起，红嫂就考虑着，这事是不是告诉吴二。她心里想，如果有了丈夫的帮助，这事就好办得多了。她知道村支书带着民兵在附近山里活动，可以叫吴二偷偷的出去送信，支书会派人把伤员抬走。可是为这件事，红嫂再三考虑，最后的结论：还是确定不告诉丈夫。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落后的，他胆小怕事，告诉他，他不但不能帮助自己，相反会被吓坏，因为这件事一被还乡团发觉，严重的后果是可以想象到的，就是红嫂强逼着丈夫去做，由于他的动摇，万一遇到危急的情况，也会坏了大事。红嫂决定不告诉丈夫了。可是这样困难就更多了。她一方面要提防敌人，同时还要背着自己的丈夫。

吴二这几天，也感到红嫂瘦了些。婴儿吃不饱，常常在红嫂的怀抱中哭，哭得吴二心里发焦，他走到红嫂面前，关怀的问：

“孩子吃不饱么？”

红嫂望着桌上的野菜说：“吃这些东西能有奶么？”其实红嫂的奶何尝不够呢？她是把它分给另一个更需要滋养的人吃了。当彭林苏醒过来以后，虽然坚决谢绝了她的帮助，可是她还是在端去的米汤里，偷偷的挤上一些奶汁，来增强彭林的营养。不过，现在红嫂把缺奶的原因，推到野菜上去了。

吴二望着桌上的野菜，认为红嫂的话是对的，他为家里的

生活而愁闷，他蹲在墙角一袋袋的抽起烟来。

说起奶不够吃的事，这也是红嫂的一段愁肠。每天吃糠咽菜，奶水本来就不多，现在要分给两个人吃，这怎么够吃呢？当孩子饿得嗷嗷啼哭的时候，每一声哭叫都搅乱着她作为母亲的心！要知道这是她亲生的婴儿啊！她情不自禁的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小嘴里，哭声马上停住了。可是彭林的形象很快的又浮现在她的眼前，他是个多么勇敢的革命同志啊！他为革命、为人民而战斗，现在倒下了，奄奄一息的躺在那里。她能不管么？他多么需要一点滋补呀！而这滋补实际上就等于对他将要逝去的生命的挽救。一想到这里，红嫂就又把奶头从婴儿的嘴里拔出来，随之而来的，又是一阵待哺的婴儿的哭声，哭声从细到粗，从粗到沙哑，它使母亲听起来，心里感到发痛、发慌。有时候，红嫂把奶头向孩子的小嘴塞进、拔出，拔出又塞进，反复好几次。怎么办呢？给婴儿？还是给战士？红嫂为难的几乎要落泪，她的心要碎了。

在为难的心情下，红嫂突然想起在自己的少女时代，一个住她家的连队指导员说过：干革命工作要有牺牲精神。现在红嫂完全体会到这牺牲的意义了。是的，要革命，就得有牺牲，没有彭林一个班的壮烈牺牲，部队能够渡过沂河么？不舍掉婴儿的奶水，能够救活眼前的革命同志么？红嫂一意识到这一点，她为难的心情减轻了。孩子的哭声在她听来虽然还是有点难过，可是她的心已不象刚才那样过于发慌了。她的心情稍微平静下来，因为照顾什么人的问题，对她说来已经解决。她用点稀汤哄一下孩子，把奶水挤进一碗盛有较稠一点的饭粥里拌和了一下，就毅然的端到秫秸堆里，喂彭林去了。

当红嫂回来的时候，吴二正抱着哭叫的孩子，在屋里打转

转。他一见红嫂，就为孩子央求着：

“再喂喂孩子吧！”

红嫂拍拍已瘪下去的胸脯，对吴二说：

“我哪有奶给她吃呢？”

吴二虽然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农民，可是看上去，却显得老得多。他老的象征并不是额上多长了几道皱纹，而是过早的熄灭了青年人蓬蓬勃勃的神情，还有他沉默寡言的性格。他平日很少言笑，只是伴随着黄牛在自己的几亩薄田上拚命劳动，只希望日子能过得殷实富裕。虽然他把气力都用尽了，可是生活总是不如意。看！日子刚过得差不多了，又来了国民党蒋匪军，地主还乡团把他多年的积蓄，抢得精光。每逢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就象现在这样，蹲在墙角抽闷烟。他用的烟管又是上年纪人爱用的那种长杆子，从远处看上去，活象一个老人在抽烟解闷。

吴二知道目前的困境是谁造成的，从家里粮食被抢这一点上说，他是深深痛恨地主还乡团，可是还乡团来拉他去干活，他还得忍气吞声的去干。不是真的逼得他不能活，他总是逆来顺受。吴二有个特点，就是遇事总喜欢和别人比，他感到现在自己的生活虽然困难，但比起那些逃难到山沟里的贫雇农，他认为还是好的。他目睹了敌人对村干部和革命家属的屠杀，他也感到还乡团丧尽天良，但是他对自己没有遭到横祸，又暗自庆幸。他不想革命，他也不当反革命。前些时，地主还乡团对他说：“吴二！你干了吧，保你有吃有喝！”他借口家事，还是婉言拒绝了。总之遇事他总站得远远的，生怕血迸到身上。现在他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战事早些结束，他好再在自己的土地上拚命，他要向上爬，能使自己的日子一天天富裕起来。

吴二正在墙角抽烟时，院子里传来一阵母鸡咯咯的叫声，他愁闷的脸上稍微轻快些，就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，他知道这是母鸡在下蛋了。他家原来养有五只母鸡，有三只叫蒋匪军和还乡团捉去吃了，现在还有两只，吴二从鸡窝里掏出了两个鸡蛋，又回到屋里，把它放在红嫂的面前，吴二说：

“你把它做吃了吧！”他想红嫂吃下去，奶水也许会多一点。红嫂看见鸡蛋欣喜的说：

“这太好了！”

这时院子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红嫂一听这声音就皱起了眉头，她向吴二递了个眼色，吴二就走到院子里去，一个满脸横肉的还乡团小队长，腰里别着匣子枪，喝得醉醺醺的摇晃着身子走进来。吴二忙给对方拿个凳子，在屋门口坐下，这还乡团小队长，一看院子里的母鸡还在咯咯的叫，就笑着对吴二说：

“你还喂着母鸡啊？喂几只？”

吴二说：“喂五只，现在只剩两只了。”

还乡团小队长说：“怎么？是我的弟兄们吃了么？他们嘴馋一点，可是我却没有吃你的鸡啊！”

吴二说：“队长，你是不会随便吃俺老百姓的鸡的。”

小队长摇摇头，哈哈的怪笑起来，他说：“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要想吃的话，你还不慰劳一下么？你们为什么过去慰劳八路呢？”说到这里，还乡团小队长就把头探进屋里，又笑望着红嫂说：

“小大嫂！你说我说的对么？”

红嫂正在屋里埋头给孩子喂奶，她没有答话，只是厌恶的把头转向一边去。还乡团小队长碰了个没趣，把头又转回来，满眼恶毒的扫了吴二一眼。

吴二一听他谈到八路军的事了，就没敢说什么，蹲在那里埋头抽烟。

这还乡团小队长，姓刁，外号叫刁鬼，过去是地主的狗腿子。土改斗争时，他和地主一道逃跑投敌，现在又随国民党蒋匪军“还乡”了。他们回到庄子里，就找贫雇农“倒算”，把过去分的他们的土地、家具，都强逼着要回来。他们每天拷打村里的基本群众，屠杀干部及革命家属，每当地主还乡团进行这些罪恶勾当的时候，刁鬼总是最凶狠的一个。他亲手屠杀我们的村干部，他手上沾了多少革命者的鲜血啊！由于他反共有力，就在还乡团里当上了小队长。今天刁鬼到吴二家里，一进门就谈鸡，其实他何尝是为鸡而来的？他是为了红嫂，红嫂虽然穿得很破，满脸尘污，但是刁鬼知道她是以这来掩盖自己的美貌的。近来他常常到吴二家里来，心里打着坏主意，在红嫂身边转动。红嫂早看出了这一点，每当他闯进屋里的时候，她就抱着婴孩，拉着儿子到院子里去，或者走向有人的地方，躲着这个魔鬼，因此刁鬼总没能上手。

从表面上看，红嫂好象怕刁鬼才躲着他，在内心里红嫂却燃烧着一股难以压制的怒火，她从不看他一眼，一看到刁鬼就象吃到苍蝇一样感到恶心。她心想这个魔鬼吮喝了我们多少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血啊！她恨不得把他一口咬死，才感到痛快。

刁鬼今天来看红嫂，又碰上个没趣，他把恼怒转到吴二身上，临走他对吴二说：

“你小心点，我们知道你在八路剧团里干过……。”

吴二是个死心眼的人，他没有看出刁鬼到他家的恶毒意图。刁鬼临走的威胁，他倒听出来了。吴二还以为是没有痛快

的答应把鸡慰劳对方，才惹得刁鬼生了气。吴二倒真的为这件事犯愁了。

这天晚上，吴二忧心忡忡的对红嫂说：“五只鸡叫他们吃了三只了，还想在这两只上打主意。”

红嫂为自己丈夫的迟钝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她说：“他不是想吃你的鸡，你放心好了！”

吴二不以为然的说：“一定是，他一进门就说到鸡身上去，他准是又想吃咱的鸡了！”吴二说着蹲在灯下，吧吧的抽着烟，在打主意。吴二沉默了一会，突然狠狠的在地上砸着烟袋锅，他已拿定主意了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想吃鸡？哪有这样好事，有鸡自己还不知道吃么？”

吴二说罢，就到院子里去了。他摸黑来到鸡窝那里，他决心把鸡杀了自己吃，免得叫还乡团抓去，落个一场空。可是他又多么心爱这一对老母鸡呀！它们还正在下蛋呢！母鸡是农家的“宝”，谁能舍得杀了吃呢？不过，吴二想到叫还乡团捉去，自己连根鸡毛也捞不着了，还是吃了合算。他把手伸进鸡窝，由于心痛，手都有点颤抖了。但是他还是狠着心把两只母鸡掏出来。

吴二是含着泪水，把两只母鸡杀死的。

他提着死鸡走进来，红嫂一见他手中的鸡就说：“你真把它杀了么？”

吴二说：“谁不知道鸡好吃！快去烧水吧！”

夫妻二人忙起来，烧水退毛，把鸡切成碎块，放在锅里就炖起来了。到深夜人静时，屋里飘散着将熟的鸡肉香味。开始杀鸡时，吴二是心痛的，现在嗅着鸡肉香，望着红嫂欢快的神情，他也满腹的高兴。因为他总算为妻子做了件合她心意的